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二十回 鄧氏開門識舊侶 張寅回家夢二娘

詞曰：三更鼓角四更雞，曙色高升月色低。時過殘冬春又夏，舟船南北更東西。鏡中次第人顏面，世上參差事不齊。若向靜中尋穩便，一壺濁酒一餐齏。

按下閒詞，言歸正傳。

話說小桃聽得外面門響，走來開門。要罵，婦人道：「且慢。適才門響，並不是人打門；想必是適才大雨，過路之人借我們這裡躲雨，不要亂得罪人，惹得招怪。」小桃道：「不是撞門，分明打得門響。平昔間有這等下賤之人，每每打我家的門。待我去開門，罵這爛手的狗頭。惹起我的呆氣，將龜爪子打斷他的下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如此放肆，開口罵人！我想的不過是前後鄰居家姑娘、小官，這又何妨？」又說道：「交必擇友，居必擇鄰。你罵他卻不要緊，倘若鄰居人家知道，豈不是淘氣？你小小年紀。出口傷人。獨不聞『甜言美語三冬暖，一語傷人六月寒？』」

婦人道罷，走進跟前，把屏門開了。望外觀看，道：「我說是那個，原來是張相公！好貴客，許久不見，今日因何到此？」你道這婦人怎麼認得張寅？他家一向原來有個往來，只因目下間闊多年。婦人又向小桃連連罵道：「小賤人，如何？我教你不可輕口罵人！幸喜是張相公。望相公看我的薄面，不要見罪。大人不記小事。」張寅道：「小生撞了尊府的門，原該罵的。」婦人道：「相公說那裡話！我的丫環得罪相公，請到裡面，待奴烹茶陪罪，如何？」張寅道：「小生賤步不敢造府。適才誤撞得尊府的門，也是無意。明日清晨前來告罪。」婦人將臉一沉，望著張寅道：「敢是我家落地蝸居，相公貴人不落賤地，恐怕灰星玷（點）污了相公衣服，故爾如此推托！」張寅見他言說乖巧，帶怪不怪，只得進去，婦人忙將屏門關了。

張寅進得門來，四下觀看：前不過住的三間兩廂房子；只見屏門旁邊有間披屋，裡面一半堆了柴草，一半設著馬槽；堂屋上面供著家神，旁邊供著祖先；對面兩間房，左邊房門鎖在此間，裡面不過堆了些傢伙，右旁掛昔門簾，只怕就是這婦人的臥房，再見壁間掛著兩付弓箭、撒袋，心下狐疑。慌與這婦人見禮，分賓坐下。

婦人命小桃取茶，小桃取了一個骯髒杯兒，婦人心下看不過意，到自己房中將砂壺取出，又拿一個好乾淨茶杯，倒下一杯茶，望著張寅道：「相公請茶。」張寅見他把個杯兒取在手中，並不放下，這一雙雪白的手卻也可愛，張寅心下略知他的意思，遂用雙手將他茶杯接過。口裡吃茶，眼睛不住的望著這婦人，覺得此茶津津有味。你道此是為何？正是：

情牽一滴黃河水，勝似金波（渡）琥珀濃。

一連用了幾杯。

婦人見張寅身上衣服被雨打得透濕，連連道：「何不脫下來晾一晾呢？」張寅將衣服脫下，婦人接過，晾在格子上邊。到堂屋坐下，與張寅談心。連連開言道：「張相公今日那裡而來？奴與相公相別日久，尊翁、尊堂自然納福，不知可曾取得令正夫人否？」張寅道：「家君、家母去世多年。因家〔中〕各事無人照管，所以娶親一事尚未。但我與小娘子記得在那裡會過，好生面善，一時想不起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家當日住在尊府對門，難道相公就忘記了麼？」張寅想了一會，並想不起。婦人道：「若說起奴的先君，相公是相認的呢。」張寅道：「你家令尊姓甚名誰？」婦人說：「奴的先父姓鄧名開山，昔日開張木行生理。只因逐日慣好結交大老，將家私花得乾乾淨淨。當初與尊府不時往來，難道相公記不得了麼？」張寅暗想：「昔日原有個鄧老員外住在對門，平昔慣喜的人趨奉，頂幾個花盆兒，在些大老官門下走動。他令尊當日與我的父親果有往來，彼此契厚。」那時鄧氏年紀卻小，與張寅兩下彷彿，三天你來到我家走走，五日我來到你家頑頑，及至到了十餘歲，兩下俱已長成，又道：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有幾個相好的亦來為媒。其時張老爺滿口應承。內中劉氏太太不肯，見得雖是愛親做親，就是開木行的女兒，卻也無妨；但是鄧員外無子息，好說想他絕分家私。故爾這頭親回斷了。此刻張寅一見鄧氏，心下好不懊悔。正是：

姻緣本自前生定，豈是為人可強求？

張寅道：「請問二姑娘：當日令尊大人因何與這人家結親？令夫君姓甚名誰？作何生理？」鄧氏道：「若問起當日之事，卻也話長。奴的拙夫姓祁名中，原是放印子錢的買賣。只因家父、家母去世得早，所有家私總抵了人家債戶，將奴托在奶公家下撫養。況且我這奶公又是個窮漢，他借了我丈夫祁中的銀子百十餘金。三年本利不歸，我丈夫每每催討，並無准折。況奴又無門房親戚照應，那時奶公、奶娘只得將奴許婚，與他做了妻子，以抵了前番的債負。」張寅聽得明白，暗暗點頭，眼睛不轉，望著鄧氏；就是那鄧氏，也不住眼的望著張寅，心下想道：「我丈夫何等樣人？張相公何等品貌？奴若得此人同歡，方遂平生之願。」自古道：常將兩物比，必有一物高。此刻看著張寅，想著自己的丈〔夫〕，心中怨恨。正是：

俊馬常馱蠢漢走，巧妻偏伴拙夫眠。

張寅道：「祁二兄目今做何生理？」鄧氏說：「前年將幾兩銀子在本衙門買了個捕快門戶，如今奉批前往山東，捕盜未回。」

張寅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尊府只些花草，想必是姑娘親手栽的？」鄧氏道：「沒有什麼好花，不過無事省目而已。」張寅道：

「小生今日是無意遇見。明日清晨前來奉謁，還欲求賜一枝名花回家，未知小娘子尊意若何？倘蒙金諾，小生決不忘恩！」鄧氏道：「既蒙雅愛，敢不奉獻？深恐相公得後，棄之不顧，有負此花，將若之何？」張寅道：「小生既愛此花，自當加意保護，決不使此花冷落。」鄧氏道：「敢不如命！」張寅此時明知已通關節，起身將衣裳穿好。鄧氏忙忙開了屏門，道：「簡慢相公，休得見怪！明日來時，不可失信。」張寅連連答應。〔口〕裡雖然說話，眼睛望著張寅，一連丟了幾個眼色，送至大門外。張寅見他臨去秋波一轉，禁不住神魂飄蕩。鄧氏回身關上了門，定然一夜胡思亂想，這且不言。